

書名 官場現形記六十卷 光緒二十九年排印本光緒三十年再版本

撰者 清 李喜嘉 撰

內容分類 卷集 小說 章回小說 風世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133

編號 DB693000

卷首
對列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B69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133

東洋文化研究所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版權所有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官場現形記卷之一

卷十

望成 學究訓頑兒

講制 鄉紳勗後進

話說陝西州府朝邑縣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個村莊這莊內住的只姓趙方二姓並無他族這莊叫小不小叫大不大也有二三十戶人家祖上世代務農到了姓趙的爺爺手裏居然請了先生教他孫子攻書到他孫子忽然得中一名黌門秀士鄉裏人眼淺看見他孫子秀才竟是非同小可合莊的人都把他推戴起來姓方的便見他孫子不敵了姓方的瞧着眼熱有幾家該錢的也就來工本小書一個學堂又到城裏請了一位舉人老夫子下鄉進取他們姓王名仁因為上了年紀也就絕了心教授不上幾年居然造就出幾個人材有的也會謔幾句詩內中有個天分高強的竟



南亭新著

座署藩台便道某翁陶某人是你令親還是你打個電報給他叫他早曉得他不能辦事果然開的不好當初原是他上條陳前院忽然賞識起來就派他這個差使真正年輕不能辦事胡大人道你也不必埋怨他這都是我兄弟命裏所招兄弟自從縣令起家直到如今爲了洋人不知道害我化了多少冤枉錢叫我走了多少冤枉路吃了多少苦頭我走到東他跟我走到西他趕到西想來是我命裏所招看來這把椅子又要叫我坐不長遠了他正說得傷心忽見巡捕官又拿着一個電報來回說外務部來的電報胡大人這一驚更非同小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官場現形記卷之十

南亭新著

怕老婆別駕擔驚
送胞妹和尚多事

却說署理山東巡撫胡鯉圖胡大人爲了外國人同他倒蛋正在那裏愁眉不展忽見巡捕官拿進一封外務部的電報以爲一定是那樁事情發作了心上急的了不得等到拆開來一看纔知道是樁不要緊的事情於是把心放下對着司道說道將來我兄弟這條命一定送在外國人手裏諸公不要不相信等着瞧罷衆人也不好回答別的還是陶子堯的姊夫洋務局的老總他辦事辦熟了稍爲有點把握就開口說道外國人的事情是沒有情理講的你依着他也是如此你不依他也是如此職道自從十九歲上到省就當的是洋務差使一當當了三十年手裏大大小小事情也辦過不少從來沒有駁過一條這陶倅是職道的親戚年紀

又輕閱歷又淺本來不曾當過甚麼差使現在頭一件就是叫他同外國人打交道怎麼辦得來呢職道的意思就請大人打個電報給王道叫他就近把這件事弄好辦好的機器如若能退就是貼點水脚再罰上幾個都還有限倘或實在退不掉沒有法也只好吃虧買了下來至於另外還要賠四萬外國人也不過借此說說罷了我們亦斷乎不能答應他的胡大人道倒底老哥是老洋務好在陶某人是令親這件事只好奉托費心的了說完端茶送客陶子堯的姊夫下來立刻就到電報局打一個電報給自己舅爺叫他趕緊把事辦好回省銷差又打一個電報給王道台面子上總算託他費心其實這裏頭已經照應他舅爺不少王道台出洋經費回明署院另外由山東撥匯以安王道台之心便不至於與他舅爺爲難其實王道台只要自己出洋經費有了開銷看同寅面上落得做好人就是陶子堯真果有大不了的事他早已帮着替他遮瞞了話分兩頭且說王道台在上海棧房裏正爲着討

不到錢心上氣惱這日飯後又要打發周老爺去催周老爺道一個高陞棧的門檻都被我們踏穿了只是見不着他的面他玩的那井堂子我也找過幾盪不是推頭沒有來便是說已經來過去了房間裡放着門簾說有別的客人我們也不好闖進去現在再到棧裏去一定還是不照面的王道台道你不找他那裡同他照面你去同他說他再照這模樣兒我可要動真公事了周老爺被王道台逼不過只好換了衣裳去找剛剛跨出房門只見電報局送到電報一封上寫着是山東打給王道台的他便跟了進來瞧這電報上說的甚什話王道台拆開看時原來就是陶子堯姊夫發來的上面寫的是上海長發棧王道台陶倅所辦機器望代商洋人可退即退不能退即購不敷之欸及出洋經費另電匯至洋行另索四萬望與磋商勿賠事畢促陶倅速押機器回省乞電復下面還注着陶子堯姊夫的名字王道台看到電匯出洋經費一句話便說我們的錢也不必去問陶子堯去討了他的事情有他

姊夫帮忙不要說四萬就是十萬八萬也沒有不成功的連忙回頭叫周老爺不必再去又說既然是他令姊丈的電報應得去通知他一聲周老爺道也不必去通知他那裏得了信自然會跑來的王道台道你說的不錯等着他來也好當下無言而罷且說陶子堯自從王道台問他要錢沒有問他要合同收條又沒有因此不敢見王道台的面天天躲在同慶里小陸蘭芬家省得有人找他以前周老爺來過兩盞管家曾經回過後來見主人躲着不見周老爺來便是管家代為搪塞支吾也就不來回主人了故此數日陶子堯反覺逍遙自在專候仇五科行裏的回信一天魏翩仞來說說外國總督那裡已有回電准了行東的電報允向山東官場代索賠款陶子堯聽了又是驚喜又是喜驚的事情越鬧越大將來不好收場喜的是有了外國人帮忙只要機器不退我的好處是穩的既而一想我已經請過訟師告過仇五科將來回省銷差上司跟前決不會疑心到我說我搗鬼又一轉念橫豎只要好處到

手有了錢賺就是不回山東也使得或者將來在上海尋注把生意做做就像五科翩仞兩個一年到頭賺的錢着實不少不要說候補道府跟他不上就是什麼洋務局營務處支應局幾位老總算得第一分的紅人也趕不上他主意打定混到那裡算到那裏但是一件前頭跟翩仞借的幾百銀子看看又要用完現在莫展一籌又不便再向他啓齒因此心內十分躊躇面子上只好敷衍他說我同翩仞哥是自家人這件事情若不是翩仞哥五科出力兄弟這一盞非但白走而且還要賠錢但願他們連四萬頭一同賠了過來也好補補你二位的辛苦翩仞道但願如此更好但是五科說過不准他退機器是真的至於賠款一層也不過說說罷了當下又說了些別的閑話別去這裡新嫂嫂見陶子堯這幾日手頭不寬心上未免有點不樂這天因為催陶子堯替他看一處小房子陶子堯推頭這兩天身體不快過兩天一定去看新嫂嫂明知他手頭不便便噉着說道倪格人說一句是一句話說出仔

嘴一世勿作興忘記格耐格聲說話阿是三禮拜前頭就許倪格陶子堯道我怎麼說話不當話我的意思不過要等我身體好點自然要料理這事彼此相處這多少時候你還有什麼不放心我的新嫂嫂聽了無甚說得但說倪格碗斷命飯也勿要吃哉早舒齊一日早定心一日陶子堯道你的心我還有什麼不知道的當下又閑談一回無庸細述又過了兩天新嫂嫂只是催他尋房子陶子堯到了上海這許多時候也曉得這軋妍頭事情是不輕容易的便去請教魏翩仞這事怎麼辦法魏翩仞道恭喜恭喜倒底子翁的艷福好我們白相了多年面子上要好都是假格陶子堯道休要取笑魏翩仞便問他是個什麼局面陶子堯道他一定要嫁我魏翩仞道啊唷還要拜堂成親哩陶子堯道何嘗不是如此這句話已經說過三四個禮拜了他說明要紅裙外褂全頭面還要花轎小堂名兄弟想我們做官的人家規矩似乎這些也不可少的但是另外要我二千塊錢也不曉得做什麼用問他也不肯

說如果是禮金用不到這許多翩仞哥你替我想魏翩仞道這一個須得問過新嫂嫂方好斟酌兩個人便一同來到同慶里見面之後新嫂嫂劈口便問房子阿看好陶子堯一聲不言語魏翩仞道恭喜恭喜你們兩家頭的事情怎麼好沒有媒人有些話不好當面說等我做個現成媒人罷也好替你們傳傳話新嫂嫂道媒人阿有捨推上門格倪搭俚現在也勿做捨親還用勿着捨媒人魏翩仞一聽不對便對陶子堯說道怎麼說陶子堯忽見新嫂嫂變了卦不覺目瞪口呆呆了半天方向新嫂嫂說道不是你說的要嫁給我嗎還要什麼紅裙外褂花轎執事新嫂嫂道還有呢陶子堯道還有再講新嫂嫂回頭到魏翩仞道魏老勿是倪說話勿作准爲仔俚格人有點靠勿住嫁人是一生一世格事體倪又勿是捨林黛玉張書玉歇歇嫁人歇歇出來搭俚弄白相現在租好仔小房子搭俚住格一頭兩節合式未嫁撥俚勿好末大家勿好說捨魏老阿是魏翩仞笑而不答陶子堯跳起來說道我們做官

人家要娶就娶要嫁就嫁有甚麼軋妍頭的好要軋就軋要拆就拆可以隨你的便不比娶了回去那事情就弄僵了新嫂嫂是司你要好照應你不會給當你上的陶子堯聽了無話新嫂嫂拿眼睛對着魏翩初一吵說道要耐多嘴魏翩初道是拉我就不說話新嫂嫂道倪又勿要耐做捨啞子倪末將來總要嫁撥俚格耐想俚格人房子末勿看銅錢也嚙不耐看俚格人阿靠得住靠勿住陶子堯心上想自從我到此地錢也化的不少了還說我不給他錢用不知道前頭的那些錢都用在那裏去了心上如此想面孔上早露出悻悻之色坐在那裏一聲不響新嫂嫂道耐爲捨勿響陶子堯道我沒有錢叫我響什麼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登時拌起嘴來魏翩初只得起身相勸誰知此時他二人一個是動了真氣一個是有心嘔他因此魏翩初攔阻不住正在鬧到不可開交的時候只見陶子堯的管家送上一封電報信衆人瞧見以爲一定是山東的

電報來了等到接在手中一看見是紹興來的魏翩初莫明其妙陶子堯却不免心上一呆連忙拆開又是沒有譯過的立刻叫人到書鋪裏賣到一本電報新編魏翩初在烟鋪上吃烟同新嫂嫂說閑話陶子堯却獨自一個坐在方桌上譯電報繙一個寫一個魏翩初問他是什麼電報他搖搖頭不做聲等到電報繙完就往身上袋裏一塞走了過來一聲也不言語魏翩初一定要問他那裏的電報他只是不說當下無精打彩的坐了一會魏翩初要走他也要跟着一同走新嫂嫂並不挽留當下出得門來魏翩初便問他剛剛那個電報到底是那裏來的陶子堯嘆一口氣道不要說起是紹興舍間來的魏翩初又問到底甚麼事不妨說說我們是自己人或者好替你出個主意分分憂陶子堯道翩初哥不是外人說出來實在坌檯得很魏翩初道說那裏話陶子堯道兄弟在山東洋務局裏當差每月的薪水都是家姊丈經手他一定要每月替我扣下十兩銀子替我匯到舍間作賤內的日用等到兄

弟奉差出門這筆薪水已歸別人家姊丈以爲兄弟得了這宗好差使家用是不必愁的了這是兄弟荒唐初到上海只寄過一封家信一混兩三個月一塊錢也沒有寄過這一個多月又爲着心上不舒服也就懶得寫信家裏賤內倒來過五封信又是要錢又是不放心我在外頭恐怕有什麼病痛兄弟只是沒有覆他所以他急了發了一個電報給我還說日內就要過江由杭州趁小火輪到上海來所以兄弟的意思新嫂嫂的事情不成功也好等到山東電報回來賤內也可來到上海看是事情如何兄弟此行本來想要帶着搬取家眷齊巧他來也好就省得我走此一盪魏翩切道既然嫂夫人要來這事情自以不辦爲是倘若嫂夫人是大度包容的呢自然沒得話說然而婦人家見識保不住總有三言兩語依我看來也是不辦的好當下又閑話一回彼此分手陶子堯果然在棧房一連住了三天他既不到同慶里新嫂嫂也不叫人前來相請日間無事便在第一樓吃碗茶或者同朋友開盞燈

每天却是一早出門至夜裏睡覺方回他的意思是怕王道台派人來找他討錢只得借着出門好不與他相見一天正在南誠信開燈只見他當差的喘吁吁的趕來說棧房裏有個人拿一封信一定要當面見老爺小的回他老爺出門他說有要緊事情立逼小的出來找尋老爺他在棧裏老爺就請老爺吃了這筒烟趕緊回去陶子堯摸不着頭腦心下好生躊躇欲待回去恐怕是王道台派來的人向他纏繞欲待不去又實在放心不下慢慢的吃過一筒烟又喝了一碗茶穿好馬褂付了烟錢跟了管家就走陶子堯一頭走一頭問管家你可曾問過這人是那裏來的管家道他只是催小的快來小的披好衣裳就來所以未曾問得陶子堯道糊塗王八蛋一面罵一面走不知不覺回到棧中走進客堂一看你道是誰原來是仇五科行裏的朋友拿了一封五科的親筆信這人是老實人叫他面交他一定要見過面纔肯把信交代出來陶子堯拆開看時無奈生意人文理有限數一數五行信倒有二

十多個白字還有些似通不通的話子堯看了好笑忙對來人說道我這裏却還沒有接到電報他這信息是那裏來的那人道聽說是個票莊上朋友說的據說王觀察那邊昨天已經接着山東電報機器照辦不穀的銀子由山東匯下來連王觀察出洋經費也一同匯來陶子堯道我說呢怪不的姓周的今天沒有來事情既然如此諒來我這裏一定也有電報的話言未了齊巧電報局裏有人送報到來陶子堯趕緊繙出看時果然是他姊夫打來的電報上說機器能退即退不能退照辦機器一到叫他們趕緊回東銷差陶子堯自是歡喜一面照抄一張交給來人帶回去與仇五科看又寫一封信差管家去找魏翮初約他今晚在一品香晚飯却說仇五科那裏一面送信與陶子堯一面也就叫去找魏翮初魏翮初到得行裏仇五科便同他商量現在的事情總算被我們扳過來了但是犯不着便宜姓陶的我們費心費力叫他去享用天下那裏有這種現成的事況且他拿了錢去無非送給堂子

裏我們不好留着自己用嗎翮初哥你聽我說的不錯魏翮初道不要冤枉人同慶里是早已斷的了但是我們出了力叫人家用用却是犯不着現在總共是一萬出頭銀子的貨上頭倒報了四萬姓陶的一個人已先虧空了將近萬把據我的意思也可以不必再分給他了仇五科道山東匯來的銀子依舊要在他手裏過付恐怕由不得我們做主魏翮初道怕他怎的他一共有兩分合同在我手裏一分是前頭打的是二萬二千銀子一分是第二次打的上頭却寫的明明白白是四萬原是預備同山東撫台打官司的雖說是假的等到出起場來不怕他不認他能穀放明白些不同我們爭論算他的運氣若有半個不字我拿了這兩分合同一定還要他找二萬二出來仇五科道有兩分合同要兩分錢就得有兩分機器魏翮初道原要有兩分機器纔好他多辦一分我們多得一分用錢不過不能像四萬頭來得容易罷了仇五科聽了有財好發把他喜的嘴都合不攏便催魏翮初去問陶子

堯山東銀子幾時好到叫他照付再說陶子堯自從接到電報打發管家去找魏翩初去後獨自一個坐在棧房甚是開心一面自巳想這事王道台那裏雖說也有電報我明天須得去見他一見一來敷衍他的面子二來前頭雖說彼此有點嫌隙就此也可說開三則他如今自己巳經有了錢雖則不來分我的好處將來回省之後也免得冲我的冷水四則這筆銀子究竟不知幾時好到大約同王道台出洋經費一同匯出到他那裏順便去問一聲也是緊要的又想到仇五科能穀叫他洋東打怎們一個電報去山東官場就不敢不依可見洋人的勢力着實利害明天倒要聯絡聯絡他們能穀就此同外國人要好了將來到省做官托他們寫封把外國信只怕比京裏王爺中堂們的入行書還要靈要署事就署事要補缺就補缺想到此間好不樂意又想我前頭的錢只來回省倒有得交代了這事情是山東撫台答應的可見得并不

是我不出力忽然又想到新嫂嫂他究竟不是無情的人是我沒有錢叫我賃房子不賃問我拿錢不拿因此上反的目畢竟還是我的原價祇有二萬二千兩這裏頭已經有我一個扣頭下餘的一萬八是魏翩初仇五科兩個人出力弄來的少不得要謝他倆一二千銀子我總有一萬好賺有了一萬甚麼事情做不得陶子堯想到這裏那個去找魏翩初的管家已經回來說小的到得魏老爺那裏魏老爺齊巧打仇老爺那裏回來小的拿老爺的信給他瞧他說本來要來會老爺停刻一品香准到陶子堯點點頭又問魏老爺還說些甚麼管家道魏老爺這兩天還到同慶里去不去小的回說不去陶子堯聽了無語管家自行退去陶子堯本來在那裏想新嫂嫂又聽了管家的話不禁觸動前情愈覺相思不置肚裏尋思道前頭是我無錢以致同他翻臉如今有了錢各色事情就好商議了但是巳經翻臉怎麼再好踏進他的大門

又一轉念道我同他不過鬪了兩句嘴又沒有怕桌子打板凳真的同他翻臉是我一時不合不該應賭氣這幾天不去走動就覺着生疏了最好今天一品香仍舊去叫局吃完了大菜就翻過去順便請請幾個朋友他若留我樂得順水推舟他若不留我也不走等到明天山東的錢到手之後先把房子租好索性租一所五樓五底的房子場面也好看些然後托魏翩初再去同他商量女人的心最活不過況且他并不是無情於我倘若把這事辦好了他從前是有過話的不肯到別處去一直要住上海這裏有的是招商局電報局弄個把差使當當快活兩年再說想到這裏有一個人在房裏忽而躺在床上忽而踱來踱去看他好不自在正想得高興時候忽見管家帶進一個土頭土腦的人來見面作揖陶子堯一見認得是他表弟周大權問他怎麼來的周大權打着紹興白說道阿哥阿嫂來東哉陶子堯一驚非同小可忙問住在那裏周大權道東來陞棧房裏陶子堯道還有甚麼人同來周大權道

還有個和尚同來陶子堯聽了面孔氣得雪雪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你道爲何只因這位陶子堯的太太著名的是一個潑辣貨平日在家裏的時候不是同人家拌嘴就是同人家相罵所有東鄰家西舍家沒有一個說他好的後來他丈夫在山東捐了官當了差使越發把他揚氣的了不得儼然一位誥命夫人了本來他家裏的稱呼都是甚麼大娘娘二娘娘自從陶子堯做了官他一定壓住人家要叫他做太太紹興的風俗人家的婦女沒有一個不相信吃齋念佛的有一天他正在佛堂裏燒香他婆婆偶然叫錯了一聲只稱得他大娘娘沒有稱他做太太把他氣的了不得念佛珠一手拍着桌子罵個不了虧得他婆婆是一個忠厚人不曾同他計較此番却是陶子堯不好不應該一連兩三個月不曾寄得家信太太沒有錢用還是小事實因常常聽見人說上海地方不是好地方婊子極多一個個狐狸似的但凡稍些沒有把握的

人到了上海沒有不被他們迷住的今見陶子堯不寄銀信一定是被婊子迷住了一個月頭裏他太太就要親自到上海來找他走婆婆勸不住的後來又等了一個月還是杳無音信他一定要的內姪周大權找來伴送太太嫌他土頭土腦上不得台盤齊巧他娘家哥哥在揚州天寧寺當執事的一個和尚法名叫做清海這番在寺裏告假回家探親目下正要前赴上海順便趁甯波輪船上普陀進香他妹子知道了就約他同行這和尚自從出家在外頭溜慣了所以紹興的土氣一點沒有他平時在寺裏的時候專管接待往來客人見了施主老爺們極其漂亮陶子堯却因他是出家人狠不歡喜時常說他太太同着和尚並起並坐成個甚麼樣子太太聽了這話心裏不服就指着他臉罵道我同我自家阿哥並起並坐有甚麼要緊我不去偷和尚就留你的面子了陶子堯聽了這話更把他氣的像蝦蟆一樣清海和尚見妹夫不同

他好因此他不同妹夫好這番陶子堯聽說是他回了家小同來所以氣的了不得當下就同表弟周大權說你表嫂既然來了我立刻就派人打轎子接到此地一塊兒住你也同來省得另住棧房又多化費那個和尚就叫他住在那昇棧房裏不要他來見我周大權聽了諾諾連聲陶子堯又叫茶房先端一碗魚麪給周大權吃大權不上三口把麵吃完端起碗來喝湯一口也不騰吃大權之後陶子堯便叫管家同了轎班抬着轎子去接太太剛纔出完之後陶子堯正在房裏尋思說他早不來晚不來偏偏今兒有得大門陶子堯正在房裏尋思說他早不來晚不來偏偏今兒有事他偏偏來了真正不湊巧話言未了忽見茶房領着一個中年婦人一個和尚趕了進來茶房未及開口那女人已經破口大罵起來陶子堯定睛一看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太太同他大舅子兩個人太太見了他不由分說兜胸脯一把未及講話先號咷痛哭起來陶子堯發急道有話好說這像什麼樣子豈不被人笑話還成我們做官人家體統嗎連忙叫茶房替太太泡茶打洗臉水

又問吃過飯沒有太太一手拉住他胸脯只是不放嘴裏說用不着你瞎張羅人家做太太熬的老爺做了官好享福我是越熬越受罪不要說這兩年多在家裏活守寡如今越發連信都沒有了銀子不寄家亦不顧了我還要冲那一門子的太太可憐我跟了他吃了多少年的苦那裏跟得上他心愛的人什麼新嫂嫂舊嫂嫂聽說你這個差使有十幾萬銀子現在都到那裏去了陶子堯辨道那裏來的這宗好差使你不要聽人家的胡說嘴上如此說心上也甚詫異是誰告訴他的又聽太太說道你做了事你還想賴我有憑有據還他見証陶子堯道沒有這會事那裏來的見証太太道你別問我去問問謝二官再來陶子堯一聽謝二官兩個字狠熟一時想不起來齊巧去接太太的管家因為接不着已經回來站在一旁看老爺太太打架聽見太太說謝二官老爺一時想不起來他就接嘴道老爺不是常常到這裏身上穿的像化子似的那個人有時候問老爺討一角錢有時討三個銅元他說

同老爺是鄉親老爺從前還用過他家的錢小的問過他貴姓他說姓謝想來一定就是他了陶子堯道胡說我會用人家的錢這種不安分的王八蛋搬是非造謠言如果看見他再來就替我交給巡捕太太道啊呀呀你使人家的錢還算少你那年捐這撈什子官的時候連我娘家妹子手上一付鍍銀鐲子都被你探了下來湊在裏頭還說不用人家的錢問問你還要面孔不要其時棧房裏看的人早哄了一院子還是同來的和尚看他們鬧的太不成體統了只得和身插在中間極力的相勸勸了好半天好容易把他倆勸開太太三脚兩步走進房間表老爺周大權押着行李也就來了還有跟來的了頭忙着替太太找梳頭傢伙又找盆打洗臉水陶子堯在外間雖然太太不同他吵了低下頭一看身上纔換上的一件硬面子的寧綢袍子已經被太太的頭弄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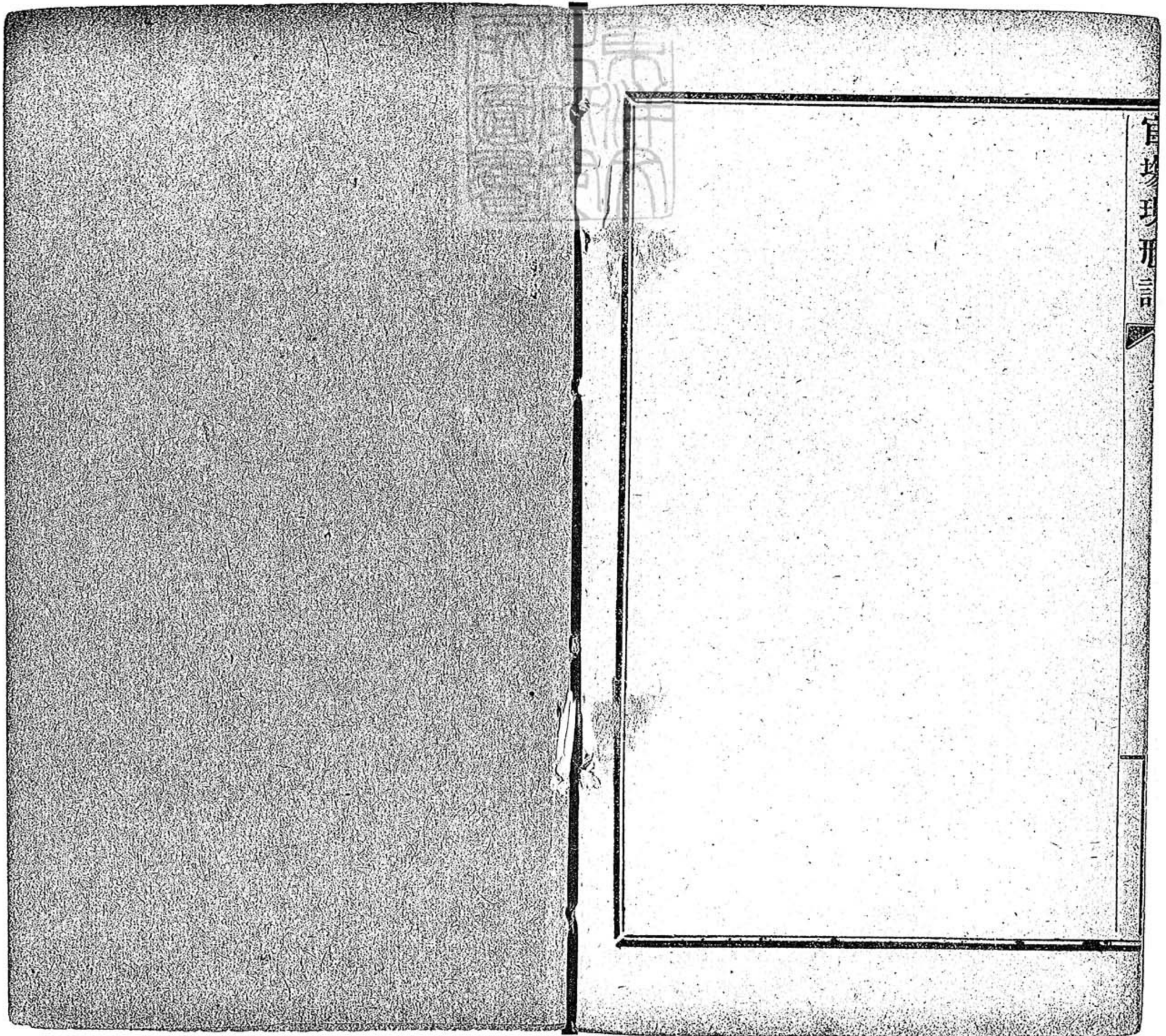
一大塊原想穿這件新衣裳到一品香請客的今見如此心上一氣躁着脚說我不知道那裏來的悔氣這種日子我一天不要過

正是滿肚皮的不愿意不知道要向那裏發洩方好一面自己抱怨自己忽又想起一品香已經約下魏翩仞却忘記去定房間現在已有上燈時分不知道還有房間沒有幸虧棧房裏到一品香不遠便即一人走出棧來踱到一品香纔上扶梯剛巧遇着魏翩仞兩人一見大喜問了問只有十八號還空着兩個人就坐了十八號細意端上茶來又送上菜單點菜兩人先把大概的情形說了一遍魏仞一邊如何辦法魏翩仞因他銀子尚未到手一時暫不說破席間陶子堯提起他賤內已經來到并剛纔在棧房裏大鬧的話全行告訴了魏翩仞說話之間不免長吁短歎魏翩仞見他無精打睬就攛掇他叫局陶子堯一來也想借此遺問二來又可與新嫂嫂叙舊連忙寫票頭去叫吃不到三樣菜果見新嫂嫂同了小陸蘭芬進來新嫂嫂板着面孔一聲不響陶子堯也不好意思同他說話倒是魏翩仞極力替他拉攏一五一十的告訴他說陶大人的銀子明天好匯到了這一次是不會搭你漿的了陶

子堯正在聽到得意時候細意來說六號裡來了一個女人同了一個和尚吃大菜那個女人自說姓陶又說我們老爺今天也在這裡請客陶子堯不聽則已聽了之時陡然變色便說這夜又婆不知同我那一世的對頭我走到那裡他跟我到那裡說完站起來說了聲翩哥我們再會罷拔起腳來一直向外下樓而去也不知道到那裏去了新嫂嫂同了蘭芬也只好就走魏翩仞等吃過咖啡簽過字站起身來走到六號房間門口張了一張果然一個女人同了一個和尚在那裏吃大菜是個甚麼面孔一時却未曾看得清楚魏翩仞也就出得一品香自去幹事不題且說陶太太同他哥在棧房裡曉得陶子堯在一品香請客一定要叫局熱鬧故而借吃大菜爲名意想拿住破綻鬧他一個不亦榮乎不提防陶子堯先已得信逃走無蹤太太只得罷手一時吃完回到棧內一等等到兩點鐘不見老爺回來急的個太太猶如熱鍋上螞蟻一般又氣又惱後來越聽越無消息料想一定是在窩子裏過夜不回

來的了氣的太太坐在床上一夜不曾合眼足足的罵了一夜罵一聲爛婊子罵一聲黑良心殺千刀不吃好草料的他哥和尚也陪着他一夜不睡到了次日天明陶子堯還沒有回來太太披頭散髮亂哭亂嚷一定要到新衙門裏去告狀要請新衙門老爺趕掉這些婊子省得在此害人鬧的他哥勸一回攔一回好不容易把他勸住看看日已正午長春棧裡的王道台打發周老爺來說山東的銀子已到是匯在王道台手裡的叫周老爺來帶信叫陶子堯去付太太聽見了也不顧有人沒人趕出來說有銀子交給我交不得那個殺千刀的他是要去貼相好的周老爺看了好笑問了管家纔知道是陶子堯的太太當下陶太太恐怕王道台私下付銀子給陶子堯一定要自己跟着周老爺到長春棧裏去見王大人後來把個周老爺弄急了又虧得和尚出來打圓場說王大人是我們妹夫的上司太太不便去的還是我出家人替你走一遭罷周老爺問了來歷只得說好和尚便叫管家拿護書叫馬車

穿了一件簇新的海青到長春棧裡拜訪王大人去究竟此時陶子堯逃在何方與那清海和尚如何去見王道台且聽下回分解



凡研
圖書

